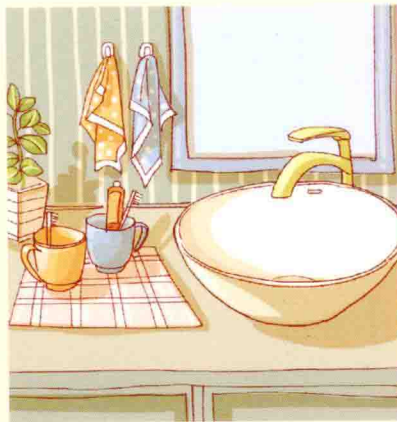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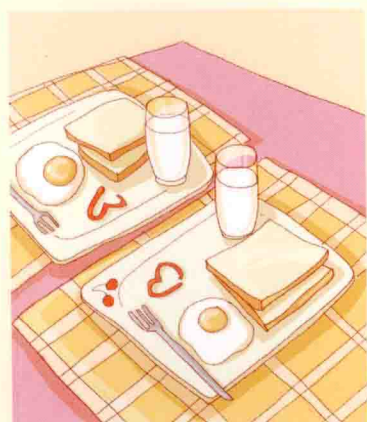




带着恋爱的温度
我和你，走进纸婚

这是一场必经的修炼
也是全新幸福的开始

献给所有将婚、已婚的朋友

那些结婚后才能懂得的事

纸婚

最真实最温暖的婚恋小说

随书附赠精美明信片

叶萱 作品

Paper
wedding

百万畅销经典
千万读者留言

完美纪念版

团结出版社

纸婚

Paper wedding
| 完美纪念版 |

叶萱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纸婚: 完美纪念版 / 叶萱著. —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126-2939-4

I. ①纸… II. ①叶…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8463 号

书 名 纸婚: 完美纪念版
作 者 叶 萱
出 品 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责任编辑 赵真一
特约策划 何亚娟
特约编辑 王 瑜
绘 图 三 乖
封面设计 林 丽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永顺兴望印刷厂

开 本: 1/16 710mm × 980mm
印 张: 19.5
字 数: 371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6-2939-4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序 言

一直想写这样一本书——

关于婚姻。

关于婚姻的最初程。

关于婚姻最初程里的那些磕磕绊绊。

关于磕磕绊绊的过程中，那些难以忘怀的烦躁、迷茫、顿悟，甚或忍俊不禁。

这样的一本书，当然不会是灰姑娘的传奇，也不是豪门恩怨、乱世纠葛，而是柴米油盐的岁月中，一代人的成长轨迹——曾经，在所有人眼中，我们是“小太阳”、“小月亮”，是“温室里的花朵”，但花朵也要长大，终有一天这一代人也会集体走向婚姻。

其实，即便到了走进婚姻殿堂的那一天，在很多父母眼中，我们仍然是孩子，且还是放在手心里长不大的孩子。他们担心我们轻率、担心我们倔强、担心我们不懂得什么叫作迁就……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尽管我们也常有些自私懦弱的小念头，但实际上，我们比外界所能想象的，要坚强、宽容得多。面对爱情与婚姻，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完美，但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是一心一意想要把这条路走好。

说到底，我要写的，就是这世间最凡俗的生活中，年轻的我们，所攥紧了、不放弃的未来。

于是有了《纸婚》。

顾小影的原型的确有我自己的成分，但又不是全部的我。严格说，这个故事来自于四对小夫妻，他们的生活中也常有郁结，但他们更愿意记住那些温暖点滴，并依靠此种

温暖的力量来将不快一一化解，将幸福保留。

许多个夜晚，我坐在桌前一点点书写这些曾真实存在过的场景，一点点记录书中每一个真实存在着的人。在回忆与自省之余，蓦然发现：原来，我们曾走过这么多苦辣酸甜；原来，站在对方的视角会有完全不同的视野；原来，我们不是不再爱，而是在苍茫琐碎的生活中，忘记了肯陪你经历这些苍茫琐碎的那个人，本就是出于“爱”。

因此，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我的公婆、我的先生，谢谢你们让我知道“爱”在浪漫抒情以外，还可以是一件很质朴的事。

以及，要感谢认同这个故事的你，因为我们都在用或长或短的时间，用相互鼓励的方式，去体会这个简单的道理：婚姻中，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

谨以此书，献给普天下将要尝试、正在经历或是已然走过这段岁月的人们。

献给那段曾令我们痛苦、迷茫、欢笑、感慨的“磨合期”。

叶莹

婚姻中，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001 序 言

001 楔 子

004 第一章 > 在我不美丽的时候遇见你

夏奈尔曾说过：“必须总是正式地穿好衣服、化好妆，因为你也许会在第一个拐角遇到你命运中的男性。”可是多么令人沮丧——她顾小影，总是在不美丽的时候遇见他。

052 第二章 > 你爸你妈，我爸我妈

到这时，顾小影已经意识到，假使婚姻中必须要有一段磨合期，那么属于她的这段磨合期里，除了管桐，还有公婆——是这样的，“你爸你妈”，绝对不会等于“我爸我妈”。

095 第三章 > 生活充满俗套，但不狗血

二十六岁的这个冬天，顾小影知道了，自己的生活，其实就是一出有悲有喜、有愁有乐的正剧——这样的剧目里当然少不了俗套，但至少可以不那么狗血。

纸 婚

〈完美纪念版〉

127 第四章 > 嫁人就是嫁给一个家庭

“买一赠二”的婚姻常态让顾小影明白：“买椟还珠”这个成语若是放在今天，不应该单纯解释为某傻瓜买下盒子扔珠子，反倒应该解释为盒子决定珠子，所以买珠子之前一定要瞪大眼睛看看盒子！

175 第五章 >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我们这一代人，看上去是受娇惯的独生子女，实际上却是从小就生活在父母殷切期待的压力下以及与同龄人不断搏击的竞争里。这样的我们，势必会出现两极分化——脆弱的人越发脆弱，坚强的人却也越发坚强。

220 第六章 > 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

原来，你最后选定了要一起走下去，并真的在同行的过程中相扶相持、白头到老的那个人，未必是这世上最好、最优秀的那个人，却一定是最适合你的那个人。婚姻中，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

269 番外 > 月亮的背面

楔 子

七月八日，适逢盛夏，临海的R城因为台风将要过境的缘故而闷热异常。这是个特殊的日子——七年前的这一天，顾小影同学正在高考考场上挥汗如雨；而时间走过七年整，时已硕士毕业留校任教的她在这一天成为了管桐的新娘。

那天可真热。

很久以后，顾小影仍然记得那一天：明明是阴天，气温却比晴天时还要高。热气从地面上升腾起来，带着下雨前的潮湿气息，把管桐家的小院子烤成了一个电饼铛——当顾小影站在阳光下汗流浹背地给来宾敬酒时，总有种错觉，觉得自己就是电饼铛上的一块烙饼，或是炒锅里的一块回锅肉。

她忍不住抬头看看天空，在仰头的瞬间感觉到大颗的汗珠沿着耳后的脖颈一路滚到旗袍的领子处，迅速被绸缎的布料吸收掉，然后潮乎乎、黏腻腻地附着在她的皮肤上，带来些许不舒服的痒。

在那个炎热的午后，没有一丝风，只有知了拼命地叫，似乎要在这本已喧闹的环境里扯破自己的嗓子，和人类的嘈杂比个高低。

那天应该是管家三十几年里的第二次风光场面——上一次是十三年前，管利明和谢家蓉的儿子管桐以全县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省大文学院。喜报送达那天，村支书和村长在第一时间内赶到管利明家道贺，管利明高兴坏了，在自家院子里摆了宴席庆贺。席间，来来往往的人们一边拽着管桐说些热切的吉利话，一边恨不得自己的孩子将来有朝一日也能像管利明的儿子这样出人头地——那时，在全村人的眼里，管桐不仅是第一个

考到外面去读大学的人，还是个有朝一日一定能够赚大钱的人！

如今，十三年过去了，村里有人出门打工成了包工头，有人开裁缝铺成了小老板，有人跑运输、种青菜成了致富能手……虽然村子还是那个交通不便又有些闭塞的村子，但人们的房子已经从土坯房渐渐换成砖瓦房，出门的交通工具从两条腿换成了农用三轮车，在某些先富起来的人家里还有了太阳能热水器和彩色电视机……

只有管桐家，还住着那个比土坯房好点但依然撒风透气漏雨的房子，还用着比看不见影子好点但什么颜色都没有的黑白电视……村里人偶尔说起来的时候也会很纳闷：不是说管利明家的小子现在当大官了？怎么还过得这么寒酸？

于是就有些脑筋活络的人揣摩出个答案：这明摆着是不打算盖新房了——管桐都在省城最大的机关里当了官，迟早也是要把管利明和谢家蓉接出去的。既然迟早要走，还收拾那破房子干什么？

更有好事者跑去问管利明：“你们家儿子发达了，你们咋不去城里住？”

管利明“嘿嘿”一笑，答：“等儿子结了婚，我们就去省城给他们小两口看孩子去！”

可是，这一等就是好多年——直到管利明都快等出心脏病了，管桐才带回家一个小他五岁半的城里姑娘，名叫顾小影。又等了整整一年才领了结婚证，终于让管利明这颗已经急得悬在嗓子眼的心脏落回到原位。

苍天可鉴啊！老管家等这场婚礼，真等到草儿都枯了！

所以，管利明说什么也不同意把喜酒摆在镇上的酒店里——自家院子不比酒店好多了？来的都是乡里乡亲，一抬腿就能走到了，还可以敞开劲儿地喝，怎么热闹怎么尽兴怎么喝！而且一定要一鼓作气把这些年来他快要丢干净的老脸都喝回来——他可记着呢，因为管桐迟迟不结婚，村里那些好奇又怀疑的目光，真他妈的让人憋气！

再说了，酒店根本就不是个实惠的地方——去年老张家的儿子结婚，雇了辆车把村里的人都拉到镇上去喝喜酒。去的时候还好，坐大车，气派！场面儿！可是回来的路上，一车喝多了的人在颠簸的车上开始晕车，没等到家就相继吐了个昏天黑地，惨不忍睹。结果好端端一场喜酒，生生变成村里的一个笑话。哪像在自家院子里结婚，不光省钱，还能光着膀子一边喝酒一边听鸡鸭叫声、邻里寒暄……那多舒心啊！

骄阳下，管利明就这样心满意足地一边给同桌的村领导敬酒，一边满意地看着管桐牵着顾小影一桌挨一桌地敬酒，觉得这么多年来，自己可算是放心了。

可是，管利明不知道，此时此刻，就是这宾朋满座的场面，看在顾小影的眼里，却

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就是这一切，这没有粉刷过的房子、这满地乱窜的鸡鸭、这露天的厕所、这散落在墙角的农具、这借来的桌椅、这崩了口的海碗……这些，都是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她所未曾接触过的世界！

闷热的空气里，顾小影先抬起胳膊抹把汗，再看看不远处管利明咧嘴笑着的表情，以及身边汗流浹背地挨桌敬酒的管桐，觉得心里五味杂陈，说不好到底是什么感觉，反正总会有感动、有震撼、有委屈、有抱怨，有难以形容的不情愿，也有发誓再也不要来这个小山村过夏天的咬牙切齿……

多年后，再想起这一幕时，顾小影哑然失笑。

到那时她才发现，多年前那个毅然嫁给管桐，并且想要和他白头到老的自己，还真是颇有勇气——她居然，就有勇气把年纪轻轻的自己推进一场婚姻，就有勇气无视所谓的“门当户对”，就有勇气对自己的爸妈夸海口说“我将来一定会幸福”。

很显然，那时，她还没有意识到：决定嫁给一个人，只需一时的勇气；守护一场婚姻，却需要一辈子的倾尽全力。

因为，从一开始，爱情就是一件浪漫的事，而婚姻，却是一件庄严的事。

第一章

在我不美丽的时候遇见你

夏奈尔曾说过：“必须总是正式地穿好衣服、化好妆，因为你也许会在第一个拐角遇到你命运中的男性。”可是多么令人沮丧——她顾小影，总是在不美丽的时候遇见他。

(1)

其实，顾小影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嫁给一个公务员。

在遇见管桐之前，顾小影无数次设想过自己的人生——作为一个从文科生、艺术生一路走到艺术学院专业教师的女孩子，她想过自己可能嫁给一个精通家电机械或是计算机维修的工科男，或是穿着白大褂、玉树临风的医生男，再或者是文质彬彬、埋头钻研的学术男，当然也包括精明利落、谈笑间灰飞烟灭的经商男……可是她怎么都没想到，自己会嫁给一个同样是文科毕业、一板一眼的公务员！

所以，在这个匪夷所思的世界里，真是充满了无限多种匪夷所思的可能啊！

对顾小影来说，她与管桐的相识，也不啻于是场从天而降的意外。

那天是周三。

按照艺术学院逢一三五开女浴室、二四六开男浴室的惯例，下午四点，顾小影欣然奔赴在去洗澡的路上。可是洗完澡才发现，她居然忘记带换洗的衣服，而是穿着睡衣就出门了！

她直觉地把这一切归咎为自己最近深受卡西尔毒害——研二，顾小影的亲导师

在得知自己门下的研究生们居然连一篇学术论文都没有发表过的时候，终于忍不住发飙了！他下了最后通牒，要求所有人必须在一个月内交上成型的论文，否则提头来见！于是，顾小影哀叹着翻出曾经写了一半就搁浅的美学论文，又死啃了两周“符号论美学”奠基人、德国哲学家卡西尔的《人论》，看得晕头转向、脑筋短路，干什么都丢三落四的。

站在浴室门口，顾小影的内心在激烈挣扎——是先去餐厅买饭，还是先上楼换衣服，再下楼来买饭？

两分钟后，爱美之心终于输给辘辘饥肠，顾小影一咬牙、一跺脚，转身冲进了餐厅！

于是，那天，恰好也站在艺术学院学生餐厅里准备买饭的管桐就有幸看见一个穿维尼熊睡衣、KITTY猫拖鞋的女生，一路披头散发地冲进餐厅，站到自己身边，眼睛紧紧盯着盘里最后一份红烧肉炖土豆，声音亢奋地对卖饭的大师傅说：“一份红烧肉炖土豆，用塑料袋装，我带走。”

当时是傍晚，偌大的学生餐厅里熙熙攘攘全都是买饭的学生。管桐瞪目结舌地看着身边的女生：刚刚洗完澡的女孩子，皮肤很白，眼睛明亮，脸颊上红扑扑的。她左手提一个小筐，内装洗发水、沐浴露、香皂、肥皂等物品若干，右手指着红烧肉炖土豆，一脸幸福满足的笑容……

那笑容如此明媚而欢愉，看得管桐呆住了。

正呆着，突然肩膀被拍一掌，管桐回头，看见师弟江岳阳笑嘻嘻的脸：“怎么样，师兄，是不是美女很多？”

同一时刻，吃完饭的顾小影拎着装有红烧肉炖土豆的塑料袋回转身，目光落在江岳阳身上的刹那，惊讶地叫：“哟，江老师！”

江岳阳扭过头，看见是顾小影，刚想笑着打招呼，却在看见顾小影身上的睡衣和拖鞋后，目瞪口呆。

过了半晌，江岳阳才找到自己的舌头，瞪大眼看着顾小影痛心疾首：“我说顾小影你能不能讲究点个人形象？餐厅是公共场合，你穿成这样不影响校容吗？”

顾小影饶有兴趣地看看站在江岳阳身边的管桐，心里还在想这么斯文儒雅的男人在艺术学院还真是少见，话说这里都是阳光男孩、时尚帅哥或者嬉皮风格的前卫青年比较多……她上上下下地打量了几遍，眼见着管桐有点脸红了、江岳阳有点脸青了才收回目光，看着江岳阳撇嘴：“我本来也没打算在这里吃饭，如果不是看见江老师，我这会儿已经回到寝室了，压根来不及影响校容！”

江岳阳头疼，抚额哀叹：“艺术学院真是太有风格了。”

顾小影直觉地反驳：“江老师，你是省大毕业的，当然不会知道，在我们艺术学院，就算你穿一条床单在校园里走，那也充其量不过是行为艺术。”

听完这句话，江岳阳倒是点了点头，扭头对身边的管桐说：“没错，师兄你是不知道，前几天院足球赛，美术系有个男生的队服洗了没干，那孩子就找了条毛巾被，剪了几个洞，披挂着就上场了。你是没看见，观众们那叫一个沸腾啊，敲锣打鼓的，女生还尖叫。”

管桐忍不住笑了。

顾小影看看管桐，再咧嘴笑笑，对江岳阳挥手：“江老师，此地不宜久留，我可不想让人尖叫。”说完，她就拎着塑料袋和洗浴用品出了餐厅，往女研究生公寓的方向走去。

这就是管桐第一次见到顾小影时的情景——那天，他本是去看望在艺术学院研究生部做专职辅导员的师弟江岳阳。两人叙完旧，江岳阳请管桐在学生餐厅吃饭，也就是这个偶然的机，让管桐撞见了一个外形卡通、伶牙俐齿，而且还有着灿烂笑容的女孩子。

不过这样的遭遇究其本质而言也实在是平淡无奇了点——或许该说，如果没有后来紧接着就发生的第二次见面，或许用不了多久，管桐就会忘记这样的偶遇。而本来忘性就很大的顾小影当然更不会记得，某年某月某一天，她曾和一个她觉得长相不错，但有些呆、有些憨的男人，相遇在一份红烧肉炖土豆面前。

(2)

第二次见面，机会是学校提供的——十月，艺术学院五十周年校庆，省领导亲临庆典现场揭幕，管桐等人随行。为了这次活动，艺术学院专门安排了女研究生做贵宾接待员。很巧，顾小影就是其中之一。

上午九点，一溜儿黑色小轿车缓缓开进艺术学院大门，在礼堂门口停下。领导们下车，依次进入会场。管桐走在中间的位置，一抬头，看见顾小影的刹那，眼前一亮！

他压根没想到会见到这样的顾小影——和前几天那个穿着睡衣买红烧肉炖土豆的小姑娘相比，这压根就不像同一个人！

只见明亮的阳光下，顾小影略化了淡妆，绾高了发髻，神采奕奕地站在礼堂门口。她穿着学校统一定制的米白色七分袖职业套裙，配绛红色丝巾，整个人都显得精致而

干练。尤其是当她走在嘉宾身边做引导介绍时，一颦一笑都恰到好处，举手投足都颇有气质。

管桐一直看、一直看，看得目不转睛。直到江岳阳偷偷从身后拍他肩膀一下，才把视线收回来。

他回头，看见江岳阳乐不可支地揶揄他：“看什么呢，师兄？”

管桐笑笑，低语道：“忙完再去找你。”

说完他就快步跟上前面领导的步伐往主席台上走去，江岳阳站在礼堂后半部，看看穿深色西装的管桐，再顺势看看他前方穿浅色套裙的顾小影，很有些感慨地咂嘴，心想果然是人靠衣裳马靠鞍——像顾小影这样的疯丫头穿上职业装都能这么好看，这衣服的欺骗性也太大了吧……

一小时后，开幕式结束，进入参观程序。

看着嘉宾们鱼贯而出的背影，顾小影忍不住咧嘴笑。好不容易坚持到最后一位嘉宾也从礼堂里消失，顾小影欢呼一声，转身溜小跑冲向休息室。

一推门，看见只有江岳阳在屋里，她便如释重负地松口气，笑嘻嘻地打招呼：“江老师好！”

江岳阳本科毕业后就来艺术学院工作，和这群几乎是看着长大的研究生们素来亲近。他见顾小影进门，便起身给她倒水，然后笑着说：“辛苦了！”

“好累啊！”顾小影一边答一边往窗边的长沙发走过去。在江岳阳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只见她已经绕过茶几，像抛一块抹布一样把自己抛到柔软的沙发上，再甩掉高跟鞋，四肢舒展地瘫成一堆泥，发出满足的叹息声。

江岳阳瞪大眼，恨铁不成钢：“顾小影，你能不能多装一会儿？你看看你这个样子，刚才站在礼堂门口那个美女到底是不是你？”

“美女？”顾小影扭过头，笑嘻嘻地看着江岳阳，“江老师你眼花了吧？今年可是在我在艺术学院生活的第六年了，六年来别的没学会，就学会了写‘自知之明’这四个字。我还纳闷呢，你说这么重要的活动，学校干吗不找年轻漂亮的本科生来服务？话说我们都年纪一大把了，还要彩衣娱官。”

江岳阳咳嗽一声：“别胡说八道。”

“我怎么胡说八道啦？”顾小影坐起来，一边揉自己的脚一边抱怨，“你说咱学校那么多美女，学戏剧的、学舞蹈的、学民歌的……找哪个不行？干吗偏要找研究生？你看研究生部哪有美女啊，果然都跟李莫愁似的！”

江岳阳把水递给顾小影，好气又好笑：“顾小影你真奇怪，哪有人这么说自己的？”

我倒是觉得女孩子的样貌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还是要蕙质兰心。”

“谢谢，”顾小影接过一次性纸杯，一边喝水一边赞扬，“江老师您可真够有品位的，我将来找男朋友一定就找您这样的。唉，话说这年头的男人基本都是视觉动物，您这样的好男人快绝种了呐。”

“不要转移话题。”江岳阳坐回到沙发上，居然有点脸红。

与顾小影住同一间寝室的许莘刚好推门进来，听见这段对话哈哈大笑：“小苍蝇不要调戏江老师，人家是好孩子！”

“好孩子？”江岳阳听到这三个字，忍不住磨牙，“我比你们大四岁！”

“知道知道，”顾小影挥挥手，“你是七十年代的人嘛，果然和我们八十年代出生的人有代沟。”

她看着江岳阳，一本正经地指天誓日：“我们这一代年轻女性，固然是要蕙质兰心，可是人人都不放弃做美女的终极追求！最好走在大街上回头率达百分之二百！我们决不委屈自己，化妆品、漂亮衣服、瑜伽课，一个都不能少！青春苦短啊江老师，趁现在还年轻，先天不足后天补，勤能补拙是良训，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懂不？”

江岳阳被这串长篇大论砸晕了，目瞪口呆，半晌才感叹：“那得多少钱？”

顾小影瞥他一眼，扁扁嘴：“没钱就努力赚钱啊，你以为钱是攒出来的吗？告诉你吧，钱是赚出来的！不花钱怎么能刺激自己努力赚钱呢？”

江岳阳看看顾小影，嘀咕：“顾小影你小心嫁不出去，这么能花钱，谁养得起你……”

“花钱怎么了？这些钱都是我辛辛苦苦赚来的好不好？课时费啊、稿费啊、班主任补贴啊……”顾小影掰着手指头数，“我每周要给本科生上八节课，给两份报纸写专栏，每个月给六家杂志供稿，还要给一个专科班做兼职班主任，你以为钱是天上掉下来的吗？”

江岳阳倒抽一口凉气：“你超人啊？”

“错，”顾小影一脸贼笑，“我是女超人。”

江岳阳翻个白眼。

“再说了，”顾小影一边揉脚一边咂巴嘴，“谁说女人就一定得靠男人养了？你确定男人就一定比女人赚得多？为什么一定就得是男人养女人而不是女人养男人？”

这回，江岳阳一口气没上来，呛着了。

正说话间，有人敲门。许莘站在门边，顺手打开门，看见门外站着的人时，略有些迟疑：“请问您找哪位？”

“江岳阳老师在这里吗？”管桐笑着看看屋里。

江岳阳坐在靠近门口的沙发上，听见管桐的声音急忙走过来开门，笑容可掬：“欢迎管处长。”

“少贫嘴，我刚好有五分钟空闲时间，专门来找你报个到。”管桐笑着走进来，一抬头，看见不远处的沙发上，脱了鞋在揉脚的顾小影已经僵成一块小石膏。

江岳阳沿他的目光看过去，无奈地提醒：“顾小影，穿上鞋！”

“啊！”顾小影如梦初醒，慌慌张张地从沙发上跳下来，转着圈地找那双不知道刚才被甩到哪里去的高跟鞋，找到一只，穿上，再蹦蹦跳跳地去屋子中间穿另一只。

江岳阳叹口气，抚额：“师兄，让你见笑了。”

“见什么笑啊，”顾小影一边穿鞋一边不服气，“有本事你也穿七分跟的高跟鞋站两个小时试试！”

穿上鞋站直了，她回身笑咪咪地看着管桐，略微鞠躬，活似一个酒店迎宾员般道：“领导好！”

管桐笑了：“我叫管桐。”

“哦，”顾小影点点头，笑咪咪地答，“那也是省委领导啊，您坐在主席台上，俺可是站在礼堂门口呢。”

管桐无奈地看着顾小影笑，江岳阳则指着顾小影问管桐：“你说现在的女孩子怎么都这么贫呢？”

顾小影不再理江岳阳，反倒很狗腿地问管桐：“领导您喝水吗？”

“不喝了，谢谢，”管桐笑笑，解释，“我是你们江老师的师兄，特地过来打个招呼，这就要回去了。”

“哦，”顾小影扭头看江岳阳，咧嘴笑，“江老师，送客。”

江岳阳瞪眼：“你去送！”

“嘁，我送就我送，”顾小影拢一拢丝巾，抚抚裙角，走到门口，略弯腰，摆个引导的姿势，微笑，“领导，这边请。”

许莘和江岳阳在她身后剧烈咳嗽，顺理成章地被顾小影瞪。

管桐又笑了，他笑起来的样子真好看，娃娃脸的模样越发显得年轻。

顾小影偷偷看一眼，心想：这样的人，在省大读书时，至少也是“院草”级别的吧？忘记说了——顾小影的爱好之一便是，喜欢看所有穿正装、斯文又好看的男人。

走在路上，顾小影好奇又三八地问管桐：“领导您真是江老师的师兄吗？您看上去比他年轻好多。”

管桐笑着点头：“本科毕业后我留校读研，他到你们学校当辅导员，所以虽然我